

一件小事影響孩子一生

家幽默

□周禮

柏拉圖曾說：“人是習慣的奴隸。”而英國有位詩人也曾說過：“首先我們養出了習慣，隨後習慣養出了我們。”一個壞習慣的養成，往往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開始。

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：孩子不小心摔在地上，父母不但不指出問題所在，還用腳踩著地面說，讓你絆倒我的寶貝；孩子主動給老人讓座，父母不但不沒有表揚孩子，還撇著嘴說，你真傻；孩子吃蘋果時專挑大的，父母不但不制止孩子，還笑著說，別著急，都是你的；孩子做作業粗心大意，錯了很多，父母不但不批評孩子，還指責老師沒有教好；孩子與同學發生了矛盾，家長不分青紅皂白，拉著孩子說，走，我們找他去……

家長很少意識到，這些不以為意的行為，會影響到孩子習慣的養成和性格的塑造。

有這樣一個案例，一個孩子在玩耍時，看到一個比他小的孩子手裡拿著一塊麵包，於是情不自禁地走過去，一把奪了那個比他小的孩子手裡的麵包，然後大口地吃了起來。當時那個大點的孩子的母親就在身邊，目睹了這一切，但她並沒有將這當一回事，只是給那個小孩子重新買了一個麵包。然而，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節，卻毀掉了那個大點的孩子的前程，葬送了孩子一生的幸福，長大後，他成了一名搶劫犯。這樣的結果令人十分痛心，可是回過頭想一想，要是當

初孩子的母親能夠正確地對待這件事，及時制止並批評教育自己的孩子，或許他長大後就不會發生後面的悲劇。

孩子小的時候，分不清哪些行為是好的，哪些行為是不好的；也分不清哪些事情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能做，這就需要當家長的正確引導，對孩子不當的行為加以制止和教育。

如果孩子做錯了事而未受到批評和教育，那麼在孩子的心理就會形成一種認識：我的做法是正確的，以後還可以繼續這樣干。據說許多青少年犯罪，大多都是因為儿时的一些不良習慣造成的。

父母是孩子的監護人，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，孩子的行為習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的教育。小時候是一個人性格形成的重要階段，也是很多不良習慣養成的階段。可以說，推動搖籃的手，就是推動世界的手。播下什麼樣的種子，將來就會收穫什麼樣的果實。

如果一個陶罐出現了瑕疵，我們可以隨手拋棄，然後重新生產一個；如果一幅畫作出現了敗筆，我們可以重新再畫，直到自己滿意為止。可是，孩子的成長卻僅有一次，如果出現了敗筆，就沒辦法彌補了，不僅會影響孩子的一生，也會讓父母後悔、痛苦一輩子。因此，作為父母，我們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職責，不忽略孩子成長中的任何一件小事。



資料圖

●“老公，你能陪我玩一會兒嗎？”
“不能，我困了，媳婦兒。”
“不行，不能困，陪我玩。”
“那你把今天從我兜裡拿走的錢還給我，我就跟你玩。”
“老公，晚安！”

●老婆一下班就數落我：“你說你休假在家有啥用，什麼都沒干。你讓兒子能跟你學點啥啊？你看看他寫的那筆臭字，絕對是遺傳你，算是臭到家了！”我啞嘴著說：“好好地咱倆說話，你扯兒子干嗎？”

兒子咬牙冷笑道：“沒事兒，反正你倆每次吵架都這樣，我這都成了資深躺槍手啦，早習慣了。”

●一天，我心血來潮，用老公和孩子的合影作為我的手機屏保。孩子看到了，就問我為什麼用她的照片做屏保，我說：“因為手機每天都握在我手裡，你是我心裡的寶呀！”

老公自作多情地問：“那張照片上也有我，我也是你手裡的寶嗎？”

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說：“你想多了，我是想讓你知道，你永遠別想逃出我的手心。”

●昨天去修手機，修手機的店鋪相當牛，說手機拿來修只有兩個原因：一是進水，二是摔過，但手機徹底壞了只有一個原因：不會修的人修過。

●陪老婆打麻將，老婆無意中說：“我最欣賞蔣介石，宋美齡喜歡梧桐，蔣介石就在南京種滿了梧桐。”我心領神會，打出一張五筒。老婆：“胡。”

●超市裡，一個年輕女人走到一位先生面前說：“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注意您好久了，因為我怎麼看怎麼覺得，您好像是我一個孩子的父親。”“什麼？怎麼會？”那位先生吓得睜大眼睛說：“我？不可能！”“別擔心，我是幼兒園的教師。”（晚宗）

●小說連載

獨靜加

(18)

■文/譽田哲也

我瞬間就愛上了她

我和她相遇是在一年前，地點當然是那家位於警署後面的、之前提到過的便利店。雖然記不清具體是星期幾，但是應該是學校休息的日子，她從白天開始就一直站在收銀台那兒。

我像往常一樣，把便當和啤酒放在收銀台上。她“歡迎光臨。便當需要熱一下嗎？”她就打開了小太陽的開關，並給了我一個陽光般燦爛的笑容。我瞬間就愛上了她。

“是，好的……麻煩你了。”

她一面回答我“好的，知道了”，一面再次給我一個笑容。她返回到收銀台，並打開後面的微波爐。我心裡小鹿亂撞，默默地注視著她的背影。雖然她個子小，但身材很好。被衣服包裹的腰和腿都很細，而且橙色上衣的衣襟下，意外地看到她圓潤的臀部。她再次朝向我時，首先闖入我視線的竟然是她那讓我當時有些窒息的隆起的胸部。

“我先去結算。”她在掃條形碼的時候，我確認了一下她的胸牌，上面寫著“飯村”兩個字，那她的名字又是什么呢？

“總計733日元。”

我慌亂地拿出1000日元的紙幣，並收下了她找我的零錢。她的手指很白、很細，看起來只有十幾歲的样子。從她的左手無名指上我沒有看到戒指，这下我終於放心了。

“讓您久等了，感謝光臨。”

從那以後，我總是有事沒事便來到這家便利店。即使自己不想買東西，也會詢問警局同事有沒有什麼需要的，以便有借口能來這裡。我頻繁地來這裡買東西，自然對她的了解也漸漸多了起來。

果然，和我最初預想的一樣，她是高中生。有一次晚上9點半之後我去便利店，從後院看到她穿校服的样子。而且，有時會聽到其他店員喊她“由美”，飯村由美，果然是和長相一樣可愛的名字呢。她常常是傍晚5點開始工作，到夜里9點或10點結束。因此，我每天5點15分結束一天的工作後，便會在回

宿舍的途中順便去一下便利店。

夏天快過完的時候，又來了一位女孩子。她叫澤田，看樣子也像是一個高中生。以後好像她們兩人約好的一樣，經常一起工作，生活中她們兩關係肯定也是很好吧。在沒有客人結賬的時候，她們會聊聊天，飯村看起來比以前更加活潑開朗了。

但是，兩人從相貌上來說，卻屬於相反的类型。飯村，怎麼說呢？有一張西式的臉。如果說她有四分之一的混血，我也會相信的。她的頭髮顏色很亮，很輕盈很有層次。皮膚白皙，瞳孔呈栗色。笑的時候，露出八顆牙，特別迷人……

相比而言，澤田則給人一種典型的日本人偶的感覺。頭髮又黑又直，皮膚白這一點倒跟飯村很像。但是怎麼說呢，總感覺她白得有些發青。身高比飯村稍稍高一點。雖然她是位美女，但是給人感覺卻異常的冰冷。對我而言，我更偏愛飯村這種类型的女孩子。

但是，從女性魅力這一點來說，澤田似乎更占上風。偶爾和石丸聊起便利店中可愛的女孩子時，怎麼都覺得石丸說的那個女孩子就是澤田小姐。

“啊。原來麻吉你喜歡的是八顆牙那位啊。”

“嗯。但是其實另一位也是美女啦……”石丸雖然認同飯村是位美女，但總感覺她過於幼稚。

“麻吉，也就是說你是萝莉控了？”

“不是吧……萝莉控？”

“不是嗎？她才是高中生啊。和你相差10歲呢。你得考慮一下自己的年齡啊。”

“你說什麼呢？另一位不也是高中生嗎？你和她相差的年齡豈不是更大？”

要知道，石丸比我整整大了3歲。

“不對，那個女孩子已經超過20歲了，她不像是十幾歲的女孩子。”

“不可能，絕對是高中生。”

不過，我確實沒看到過她穿高中校服的样子，所以也不敢確定。

明日關注：遭遇跟踪狂

●紀實連載

雪域長歌

(26)

■文/張小康

餓著肚子蹚冰河

北路集團左路和中路部隊，在途中都打了几仗。戰士們的感覺是：行軍趕路比打仗更困難。左路部隊一五四團的戰士們爬過一座座雪山，走過一條條冰河，快到類烏齊時，腿都爛了。

印象最深的是夜渡囊謙的扎曲河。部隊行軍剛到河邊天就黑了，如果當晚不能渡過去，第二天清早渡河會更冷。扎曲河寬闊，水深流急，部隊找來幾條牛皮船連夜渡河。重武器裝在牛皮船里划渡過去，馬匹和騾子用繩子牽著浮水過去。戰士們頭頂著裝備，涉過深及胸部的冰冷河水，大家在水裡渾身顫抖，牙齒不住地磕碰，有的戰士甚至凍得失去了知覺。馬匹凍得站不穩，有的馬走著走著就一頭栽倒在水裡。

岸上是一片荒沙灘，伴著大風飛揚起來的沙石子，打在臉上生疼。上岸後，大半身濕透的戰士更是凍得難以支持。

天黑得什麼也看不見，大家用手在地上摸索著拾來一些干牛糞，在河灘上挖一個坑，點起火燒開水。劉廣潤把凍僵的手伸到火堆上，竟然感覺不出火的热量！腿從膝蓋到腳，佈滿一道道血口子，遇水，疼得像刀割；遇熱，又痒得鑽心。

更糟糕的是，在青海玉樹補充的糧食也吃完了，茫茫雪山，挖不到野菜，見不到草，沒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，有的戰士餓急了，就把槍的皮背帶煮來吃。全團的馬死得所剩無幾，馱子只能靠人背。所有人都咬牙堅持著。

類烏齊，藏語意為“大山”，是昌都西北的一座縣城，因位於高山之下而得名。

10月16日夜，一五四團先頭部隊進到類烏齊以北甲藏卡橋。河對岸是藏

軍第七代本兩個甲本，解放軍因水深不能徒涉，迂回未成，改由正面攻擊。而藏軍一觸即退，僅傷其十餘人，余敵便向南逃竄。17日，騎兵支隊一部趕到，向駐類烏齊之敵發起攻擊。因藏軍分散配置在山地、林區，散布面廣，與解放軍打麻雀戰，被歼的敵人僅二十餘名，其餘作鳥獸散。

拿下類烏齊后就直奔恩達，為了搶時間，部隊連續急行軍三十幾個小時。

一路上，三連戰士侯天祥幫別人扛槍、背背包，爬高山的時候他還經常走到隊伍前頭去喊口號。就地休息時，侯天祥抱著一挺機槍靠著石頭坐在地上。幾分鐘後繼續前進的號聲響起，他卻再也沒有站起來。他是為了完成這一光榮使命活活累死的！

恩達是昌都藏軍主力西逃的要道。師里要求一五四團在指定的時間堵死這個“口子”。恩達，藏語直譯為“五道口”，意為四通八達之地。從昌都到拉薩的北、中兩條道路都由此經過，控制恩達，基本上就完成了戰役合圍任務。

一五四團的一個營連續急行軍36個小時。不少戰士一邊走一邊瞌睡。到達類烏齊時，天快亮了。一五四團留下三營守類烏齊，其餘兩千多人趕往恩達。

來自青海的騎兵支隊占領類烏齊後連夜向南疾馳，八百多匹馬，竟然累倒、累死三百多匹。許多人不得不棄馬步行，四條腿變成了兩條腿，騎兵變成了步兵。五十二師騎兵偵察連因進入高原較早，所配馬匹都是在甘孜地區就地採購的適應高原生活的高原馬，連隊建立了嚴格的管理制度，嚴守制度，愛惜馬匹，因而全連始終保持了高昂的戰鬥狀態。從類烏齊出發後，這個連成為騎兵支隊的主力，先頭連。

明日關注：老兵周大興歸隊